

《红楼梦》艺术赏析

苏小白 侯仁之 著

线装书局

读红琐记

读 红 琐 记

——《红楼梦》艺术赏析

苏小白 侯仁之 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读红琐记:《红楼梦》艺术赏析 / 苏小白, 侯仁之
著. -- 北京: 线装书局, 2016.10
ISBN 978-7-5120-2455-7

I. ①读… II. ①苏… ②侯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
究 IV. ①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0570 号

读红琐记——《红楼梦》艺术赏析

作 者: 苏小白 侯仁之

责任编辑: 程俊蓉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(发行部) 64045583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zgxz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6

字 数: 137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1000 册



更多资讯请访问官网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少小心中有红楼 / 001
- 祖母与《红楼梦》 / 003
- 淘红琐记 / 006
- 细品红楼女子 / 009
- 红楼第一痴男 / 013
- 石头质本那美玉 / 017
- “石头”当为贾雨村 / 020
- 粗陈“红楼三家” / 022
- 试析小红的成功之道 / 025
- 半部红楼十二梦 / 030
- 闲侃“宝玉醉闹” / 032
- 一样女儿两样命 / 035
- 从女子“三境”谈起 / 037
- 红楼第一好男人 / 039
- 小议贾敬之亡 / 045
- 掌声献给赵姨娘 / 047
- 此卿大有趣 / 050
- 内中并无二丫头 / 052
- 彩霞 / 055
- 谈一谈“凤姐治家” / 058

- 谈一谈“探春治家” / 061
- 入画究竟入画中 / 064
- 脂砚原来是玉妹 / 067
- 试析五儿失败原因 / 072
- 红楼影后王夫人 / 075
- 雪芹论香 / 078
- 浅谈晴雯的危机公关 / 079
- 浅谈兴儿的危机公关 / 082
- 绣橘 / 085
- 赖嬷嬷的说话艺术 / 088
- 乌进孝 / 092
- 翠缕与翠墨 / 095
- 小人物更见好笔墨 / 098
- “偷听”的艺术 / 101
- 袭人的务实与心机 / 104
- 贾雨村的“官路图” / 108
- 甄士隐 / 112
- 贾宝玉的心路历程 / 115
- 醉眼侠骨数倪二 / 118
- 闲说红楼伪君子 / 120
- 闲说茗烟及其他 / 122
- 红楼人物不可爱 / 125
- 闲谈红楼酒事 / 127
- 闲谈红楼茶事 / 132

论平儿	/	138
红楼第一矫情女	/	145
闲议红楼佛教徒	/	149
浅谈红楼阴阳说	/	154
且为林黛玉辩证	/	158
几样红楼美食	/	163
红楼美食多讲究	/	167
满纸敬意赞司棋	/	172
再议红楼美食讲究处	/	176
笑侃红楼无知男	/	180
笑言金荣不自量	/	182
闲话红楼势利眼	/	184

少小心中有红楼

大前儿，漓江出版社邹先生送一本他编辑出版的《周汝昌梦解红楼》，厚厚的，装帧大气，很喜欢。我一直喜欢《红楼梦》。由此也喜欢上了研红的书与红学大师们。这里且不去谈大师们色色不同的观点，只说一些，我与《红楼》的缘分。

我与《红楼梦》是有缘分的。年少时，我淘气，总挨父亲打。父亲每每打我，祖母总要劝，有时还用身体护我——那时，常听父亲说：你就跟贾宝玉似的！是你奶奶的掌上明珠。祖母家居京西，为当时一富绅。“大门分正门和侧门，门外面有大石狮子，院里边有花园，每年春天，我们都在花树下作诗下棋……”祖母一闲下来，就会对我和我妹妹说。祖母是会作诗的，尤其律诗做得好。可惜，卢沟桥事变，祖母随家人背井离乡，一别六十载，再没回过北京了。七八岁时，祖母就教我背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”。其时，不懂这些词儿是啥意思，也不知这些句子是何出处，只是祖母背一句，便跟学一句。后来听小姑说，这是《红楼梦》中句子。

家里却没一本《红楼梦》。但是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与故事，诸如绛珠草还泪、黛玉葬花、湘云醉卧芍药茵等等，却是常听祖母讲。祖母讲着，大月亮就升起来，而我的眼前分明就出现了林妹妹背着小花锄的样子来，一时，我托起下巴想，何时能见到林妹妹呢？上小学了。有时，走着走着乡间土路，忽然，

想起林姑娘来，便眯了眼，去望飞云深处，那里可有绛珠草？欢喜欢喜跑到水渠上，坐下来，看渠里水就是灌溉仙草的水呢，想得柔软了，眼泪也会巴叭巴叭掉。事后，会觉得不好意思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从水渠上走回家去了。从此，一心想要得到一本《红楼梦》。可是，来回跑了几趟褚河铺书店，总是没有卖。当时，褚河铺东边有全公社最大的国营新华书店。在幼小的心灵里，褚河铺便是大世界，褚河铺都没得卖的东西，想必再不会得到。后来，终于得到《红楼梦》这本书，还是在初一。那时，一个人跟父亲在许昌城里求学。父亲常出差，每每出差，必给我留些饭钱。我就饿上一顿两顿不吃东西，慢慢攒够钱了，跑到七一路新华书店买了本《红楼梦》回来。当时，根本不懂简装或珍藏本，更不懂什么甲戌本、庚辰本了，只是买回再说。还很怕父亲知道，一直藏在木箱底下，逢父亲出差或回老家去，才敢拿出看一页两页。可终还被父亲发现。父亲生气地叮嘱我，不要读杂书，要安心学习考大学，否则，命运就是回老家修地球。我是须听父亲话的，否则，父亲要打我。后来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这本《红楼梦》竟然丢了。丢了就丢了，我正好安心学习。——足可见，当年我的命运大类宝玉，不喜正经书，又不得不读正经书，只不过，我是贫家子罢了。

祖母与《红楼梦》

喜欢《红楼梦》，还要从祖母说起。

祖母说，她母亲嫁到他们刘家时，带来两本书，其中一本，《红楼梦》。祖母的母亲是大家小姐，而祖母的父亲却是个当年北京房山一带远近知名的爆发户，喜酒，能吃肉，开怀大笑的那种商人。他开煤窑，挣的钱，一袋子一袋子，都用毛驴驮回来。祖母的父亲在房山，建了片深宅大院。院子是几进院，内有亭台楼榭，和一带小花园。祖母少年，就在那院子里读私塾，也读《红楼梦》，祖母说，她嫁给我爷爷时，也带了两本书，其中一本，《红楼梦》。

我爷爷是公子哥，其父是当时军阀手下一副官，爷爷爱听京剧的，据说，娶了我祖母之后，又偷偷养了房姨太太，祖母摇摇头说，是个败家子。果然不久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爷爷着了慌，非要带上祖母逃命去。逃时，带了许多金银细软，沿路都被爷爷挥霍掉，祖母包里一直包藏着她母亲留下的两本书，其中一本，《红楼梦》。

日本投降之后，爷爷带祖母与父亲，从武汉一路遥遥回老家北京去，不意，爷爷却病死河南。祖母给自己儿子，改名“自立”，便与早年已在河南成家的我姑奶一道，打拼生活。父亲是不读《红楼梦》的，父亲如他外公一样，喜酒，能吃肉，开怀大笑。父亲的身影总是匆忙的，母亲也跟着他一道奔忙，而出生后的我，就交祖母带管了。祖母教我背诗，与背《红楼梦》。

祖母教我背这些时，是不带书的，因为祖母存书，“文革”时佚失了。她坐笨槐树下青石上喊我，过来，我就搬小板凳过去了。天是蓝的，槐米一枚枚往下掉。蝴蝶和“花姑娘”一会儿翻墙那边，一会儿又翻墙这边，来回飞。那时，我不知道跟祖母背诵的是《红楼梦》，祖母也没给我说是《红楼梦》，反正是摇着头，晃着脑，背得呀呀有声，逗引得小鸡、小鹅都过来。祖母眯起眼，看看天，该吃饭了。祖母起身进灶火屋做饭去，落下我一个，便痴呆了去望云，林妹妹，宝哥哥，他们该就在云那边的大院里扑蝴蝶吧。

大片大片蝴蝶，绕着我飞。

后来，得知祖母所教诵之书乃《红楼梦》。祖母说，那是套手抄线装《石头记》，没有句读，却有脂胭斋点评。想要这样一部书，不能得到。还是上学了，背着父亲，存钱购回一本《红楼梦》，藏压箱底。每每父亲出差去，祖母来城里带我，便从箱子下取出来，向祖母炫耀。祖母随手翻翻，丢下了，说，这本子不好。当时，我是没有看出它的不好来，倒是认为好，因为标点、注音、词解全有的，读起来方便。然而，我也能看出它是与祖母教诵的，多有不同。那时乐趣，便很在于，闲时与祖母一道，一点一点去圈寻不同处。父亲到底不高兴了，说，祖母惯我，尽任我性去看闲书！

打小受够父亲不让读红楼的压抑，发誓我有儿子了，决不充当这样的父亲。

所以，儿子一出生，我便任由他去听《好了歌》。每每夜晚，睡觉前，给他读段《红楼梦》。妻子起始不太乐意。见我又教孩子背《红楼》，脸子一拉——爸是不让你看，你是非让儿子看，一个样儿，都是暴君！我对妻子说，儿子有喜《红楼》的天性。

妻子一撇嘴，忙她的去了。哪知我的儿子，真是喜欢《红楼梦》。——他哭了，妻子百般哄弄，还是嗷嗷叫，我接过来，怀里一搂，冲他摇头晃脑背出《好了歌》，小家伙露出小牙笑。现在孩子大了，接触《红楼》与红学多，很崇拜周汝昌先生，早就来愿望拜见周先生。我许愿给他，你背吧，等背完前八十回，想办法，我也要带你去访见周爷爷。儿子自然高兴。可是，一直总错过周汝昌先生各种签名售书活动。须移居北京来。家里边藏书根本无法全带上。儿子收拾收拾小书包，装里面两本“闲书”，其中一本，《红楼梦》。当时，我陡然愣怔了。我依约见得当年祖母逃离京城时的景象。六十多年了，我们又携带一本《红楼梦》返回来。

淘红琐记

与仁之淘书，是闲下来喜欢做的事。

书摊、书市抑或书店的书的确越来越丰富，眼花缭乱，然而几乎没有能买回去的，随便翻一翻便丢下。我是不大爱当下书。书，不是女子，年轻就招人喜欢；书该似酒，越旧越醇，品起来越有味。当然，仁之可能不大懂这道理，但他总爱跟我后边，去淘些旧书出来。

乐意淘到的当然是不同版本《红楼梦》。

然而，我们淘得《红楼》，绝不是红学专家们关注的稀本、孤本——我们没有那条件。我们只是收藏些不同版式的《红楼梦》而已。2002年去香山，我们到了黄叶村。曹翁纪念馆里，专一有柜台摆售《红楼梦》。孩子与我的眼，分别直了。要来这本看看，要过那本掂掂，全相中了，就是价格不中意。妻子在一边催走，因为太阳行将落下，黄叶村已苍茫一片。仓促之时，购回一套两册本齐鲁出版社刊行、启功先生题名的《红楼梦》。里面搜集了不同版本中脂胭斋所有评点，可谓集脂评之大全者。仁之很喜欢这套红楼，带回家后，一直就背这部书。2004年，我进北大作访问学者。临行之时，儿子将这部书缴我。这年岁末，妻儿来京相见，居住通州果园。看罢春节晚会，仁之上床睡去，我便趴桌前，展开此部红楼，在扉页上欣然题上：“哲，今年你已经十岁了，学业进步，身体康健，爸爸心里时感快慰。——世上成事者，必

是神闲气定者，也必有抉择有主见者，请孩子牢牢记取，努力扬长避短，这套《红楼梦》爸赠给你，望你读出真精神。”这几行字，随着压岁钱，放仁之枕边。

搬住崇文以来，常逛花市书店。

花市书店背倚搜秀城，斜对新世界两大商城，真有些于喧喧热闹处取静的味道。这味道刚符合我的脾性，我爱居热闹处，爱品享热闹后那份冷静，这恰是我之谓人生胜境。故而，一眼便爱上了这去处。暮春的清早，或黄昏，一点点槐花袅袅飘坠，香气便四溢，便在这清香气中，与儿子或独自个，踱到书店去。忽一日，仁之牵着我手，摆一下头，引我到一架书的拐角处，张眼往上望望，又朝我扮个鬼脸。原来那上面摆放着一排六本《石头记》。取下来，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彼得格勒影印本。仁之一本一本仔细翻看，然而，我倒底认为它贵，久久不买。一日，仁之在房内摆弄他的小猪存钱罐，哗啦啦，倒出里面零钱。

“爸，我的钱快存够了。”

“多少是够？”

“买那套《红楼梦》。”

这一句逗得我愣怔良久，——依稀间，我又回到白衣少年偷偷存钱购买红楼旧事中了，捞起儿子步到书店，悉数将它们购回。

自此，仁之爱上收集影印《红楼梦》。

一逢双休日或假期，我们出门，专一去寻各种影印本。寻书，与世上的事，大有相同处。——刻意去做，往往不成或不得；无心时，却也绿柳成荫。——起开始，我与仁之特别将冯其庸先生关于版本论来熟读了，记准里面罗列的十多种版本，然后，一一去落实，竟不能得全。然而，竟在这不能得期间，我们淘得另一本奇书：张竹坡点评的《金瓶梅》。渐渐久了，一时寻红的心散

淡了去，却是这时节，连连得到庚辰与甲戌两套影印脂胭斋点评《石头记》。不久，又于一个落雨天，在一家小书店遇见蒙古王府影印本。与仁之相视一笑，悄然购得。然后，我俩一同趸进小吃店，“来两碗酸辣粉、一只烤鸡嘞”，对面坐下，要啤酒与雪碧，一一“碰杯”，父子两个吃喝得意。

帘外的雨，下得正欢。

细品红楼女子

女子的好，乍一眼，是容貌的。

花容月貌，窈窕身量，这样女子，无人不看了赏心悦目。然而，到底是不足。日子久了，便有分晓。比若花，缤纷颜色，摇曳枝丫固然可人，嗅不出香来便不美；又若酒，绵甜细腻，也觉不错，吃得多便厌絮；也像写文章，艳漪词辞，当然好，没有精神，品得便没味道。女子也如此，真的好，必是异样性情与气质。

不能不说一下雪芹了。

雪芹真有一枝椽笔，一部《石头记》竟写尽富贵场中女子；真有一双巨眼，一眼便看透这个中女儿心思。那红楼里的女子为人，容貌身段，自不必言，大约皆是美好。我也暂且不去论，单是各样的心思与品性，便着实让人看过会心。总之，那场中的女子到底没有一个是我所爱的，只是评说一番还算有趣罢。这里边的女儿的情趣，一路细考究去，大约皆是有欲望的。只不过，一些欲望是为情感，一些为富贵。当然，多数女子是二者兼营。所以，一部红楼中的女儿，多是俗世生活中的女儿身，不比《金瓶梅》中的女人脱俗。

一门心思，只为情的，当然是林妹妹。

她天生是为情的。只缘绛珠草受了神瑛神者的一段恩泽，便下世拿一生的泪水来偿还，非大情，非专一，不能够的。因而，她小气，固执，刻薄、尖俏与矫情。这都是给宝玉一个人的。一

个女子，一心思都为了那个心爱的男的，情感之炽烈，哪能容得下别尘。她的心只因专一爱着一个人而静洁，而强烈，而痛苦着。黛玉是红楼中最痛苦的人，也只因为她痛苦，无奈而又心性高，往往便也显得矫情。然而，说到底终还是为了欲望，这欲望便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宝钗便不一样，她走向了另一极端。

她追求的，更为世俗。比若好的名声，地位。她本是去应聘皇家的征婚启示而去京城的，不想落了榜了，便转心想嫁到贾家。而她一双眼，紧跟盯上的便是贾家掌权者贾母的身边红人宝玉了。她是先有世俗目的，而才有“爱”的。所以，宝钗的世故圆润，左右逢源，便与林妹妹相反。她不会只因情字而不顾其他。她活在红楼这富贵场中，所要的会比林妹妹更要多些。因此，宝钗是处心积虑的，她对宝玉的示爱，是有步骤的，不愠不火，恰如其分。比若她先讨好掌管宝玉爱情命运的贾母王夫人等人的欢心之后，还要讨好宝玉身边人袭人的欢心，让袭人放下心，她的到来不会威胁着袭人的利益，而不像黛玉那样，早早地就尖刻的叫袭人“嫂子”了。这样女子的心机，在当下，适合从政，或在大公司里谋职业，若不去弄政治或做人事，便太委屈了。其实，细究宝姑娘对宝玉的用心，说到底，不能不说到是贪恋贾家的权势富贵。

但宝钗终是可爱。

她不会因自身的利益之争，而刻薄别人，奚落别人罢。她在大观园赢得普遍赞誉，也在于她的一心一意的缘故。她满心都是世俗的荣耀，好的名声，只因太计较这些，别的便不再认真了。故而她大度，圆通，为人处世便得心应手，然而她的原则是铁定的，那便是，她追求地位名声是不容挑战的。看她对紫鹃的态度便知一二了。

当然，这红楼中的女子，最多的却是“情感”与“富贵”二者兼求的。

只不过，不一样的人，心思略有偏重罢。也就是说，有些女子偏重情感，另些女子偏重富贵。比如秦可卿，便是偏情的一类，而王凤姐便偏富贵了。但二人均是兼营的。可儿也爱富贵，也爱世人的好评价，但到底抵不了情的诱惑力，犯了错误了。先与宝玉偷情一回，所幸无人撞见；又与老公公贾珍眉来眼去，终在天香楼里成就好事，不幸的是被身下的丫鬟撞个正着，又爱惜自己名声，受不得内心煎熬，便自挂了。凤姐自然是爱财，这在书中多有表现，也受不得情的撩拨，她叫蓉哥过来，贾蓉便过去了。然而她又说，她没有精神了。她是不喜欢贾天祥的，然而她不说透，明明知道天祥对她有炽烈的意思，故意笑，拍人家一下定下约会日期。男子遇见这样女人，定是要遭殃的。贾瑞穷啊，又没有好容貌，凤姐调笑他一下可以，但要论起下一步，是没下一步的，但天祥犯傻，误会了。拿平儿讥讽他的话，便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不懂这贵夫人心思，竟想越雷池一步，便死在了人家手里。但二人均是得了富贵人，那一些没得富贵的，只缘生在富贵场，求富攀贵的心，还是有的。只不过运用手段不同罢。比若袭人，迂回些，技巧些，暗度陈仓梦想将目的达到；而晴雯，则更直白些，一遇机会便要端作一回当小姐的派，因为目的过于直露，遭了对手如袭人暗算，到王夫人处多次告状，早早被撵走了；鸳鸯更不可爱，她一直在贾母身边，“官大衙役粗”，言谈做派早没了一个丫鬟样儿了。她掌管贾母的财产与视听，故而贾府上下对她是另眼相待的。她能与凤姐调侃，贾琏找她办事，也必要一口一声好姐姐地叫，还与凤姐合伙作弄乡下人刘姥姥便可恶了。自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她在贾母身边，依了主子的势力风光无限，但她终是